

陈佳钰

东海之滨，人杰地灵。在这条海岸线上，上下几千年的海风吹拂，纵横数十代的文化积淀，孕育了这里独特的风情和魅力。东海之畔的镇海，这个古县城的屋影已经在千年历史的风尘中再也看不真切，但镇海中学的办学渊源，却是真真切切地深植其中。宋朝雍熙二年，镇海始建学宫。至绍兴八年，又于荫山西侧改建学宫，后经明、清各朝的续建扩建，逐步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县学建筑群，这就是镇海中学的雏形。

在漫长而芜杂的历史中，江山易主，朝代更替所带来的人世变迁，似乎并没有在这座宁静的山村村庄留下多少的沧桑。海水日复一日地清淤，略带咸腥的海风从时空深处吹来，浪头放放然在礁石上开出各异的花朵，伴着码头上的韵味十足的渔歌，仿佛亘古不变。直到近代前夕，世界格局风起云涌，终于也将东海碧蓝的海水搅得浑浊，连风中也裹挟了硝烟的气息。彼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国家大局岌岌可危。1911年辛亥巨变后，各地纷纷掀起兴办新式学堂、培育新式人才的热潮。乡贤盛炳伟与时任宁波知府共同筹划建立县立中学堂，镇海中学就这样诞生在暗流涌动的时代大背景下。

或许正是因为诞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使得勇于革故鼎新、破除陈规的桎梏，一直是镇中的精神传统，而这传统又以不同的形式在镇中人身上折射出来。1926年春，左联作家柔石（赵平复）怀着“走弯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的信念，来到镇海县立中学堂，成为国语和音乐教师。他后来创作的小说《二叶》便同这段经历有密切关联，镇海中学内至今还筑有“柔石亭”来纪念这位革命先驱。县中首届毕业生，后来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张闻中等，更是以实际行动诠释了镇中人的革命精神，至今仍被人们铭记。

风华镇中之印象

1937年，日寇入侵。被战火和硝烟包围的镇中辗转多地坚持办学，尽管只能以破败的寺庙为校舍，不远处便是两军交战的隆隆炮火，镇中师生依旧攻坚克难，潜心治学。一位校友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我们在临江，在霞浦，在棠桥，于困境中坚守着胜利的信念，这信念使我们不停下，并且不断地向



渔讯之歌（摄影）

张红良

成镇海第一所完全中学，命名浙江省镇海中学。至此，镇海中学汇四朝学脉，凝数代心血，终于成为烈火中涅槃的凤凰，迎着东海喷薄的朝阳，振翅飞向天空。

光阴荏苒，岁月如同东海柔情缱绻的碎浪，冲刷模糊了礁石暗褐色纹路，也淡褪了那些曾经鲜活的印象。漫步在镇中校园，脚下的石板路曾经历沧桑，樟荫山脚下古炮的巨眼深邃幽邃，仿佛看不见底。这一百多个春秋里，多少次草木枯荣，殿宇飞檐上的琉璃瓦或许剥蚀了艳丽的色泽，却依然在阳光下折射出夺目光华，镇海中学带着与生俱来的气节和厚重感，淡然安详且愈加繁聚。今日已不见昔日炮火

中的苦难，蓝天白云，水土滋润，绿树青瓦，掩映其间，我们看到的是每个学子和整个民族更加光明的未来。

回望东海之滨，她踏着涛声走来。透过历史的烟尘，她的步伐依旧袅娜而又执着坚定，眼神里的光芒，似乎数百年来也未曾改变。

“共我叙墨，语不须多；老泪隔新，乱言成癖。共我耽醉，饮酒止渴；姓甚名，挽山河，通行过。”

镇中忘记的事，历史会记得；

历史忘记的事，镇中会记得。

（作者系浙江省镇海中学高二（6）班学生）

的字为清光绪年间的刘未林所写。上款“民国十六年冬月”，下款“里人同修、南城刘未林书”。刘未林是江西南丰人，当时的书画名家。刘未林的字画价格不低，《墨书真例》云：“楹联四尺以下四元、至七八尺八元，篇幅四尺以下八元、至七八尺十六元……” 骆驼桥新桥收交项中，有一项题为骆驼桥栏额的支出，据洋六十元，与刘未林的规格相符。宁波现存桥中，见过有碑石、漆碑等支出，而有题额润笔支出的，骆驼桥恐怕是唯一的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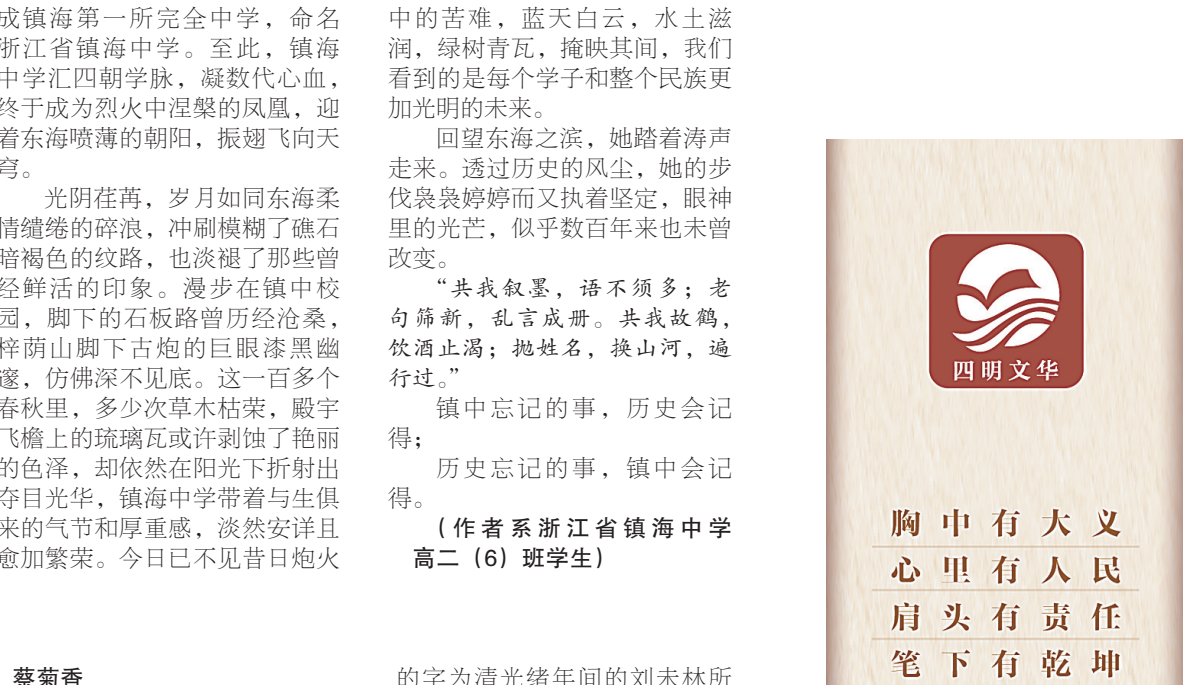
距骆驼桥不远处，有一座结构特殊的桥，桥墩伸出两根宽度不一的堰体，这就是贵姓堰桥。1958年姚江大桥建成前，它是条“拦咸潮、蓄淡水”的石堰，在“宁波波”人士楼其梁、盛夜册组织下，于1932年11月捐资建成。

骆驼桥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四十五天晴，咸水到丈亭。大旱不到七半月，蚂蟥两头翘，不过长江比较夸张，但很形象地描绘出当时天大旱海水倒灌的情景。从科学角度讲，骆驼桥外围修建了贵姓堰坝把蛇虫鼠蚁挡住了，也把内河的咸海水拒之于门外了。骆驼桥让骆驼这个地名声名远播，而真正给老百姓带来福祉的却是贵姓堰。

中大河边有座号称“慈东第一桥”的古桥，本以为这条名声在外，位于慈溪和骆驼分界线上的桥一定有它的特别之处，但当附近村民指着中大河支流东河塘上的一座不起眼的石板小桥时，我不禁哑然失笑了。据《镇海地名志》记载，荷花池头原名荷花池化。村临中大河，有河塘庵人村中，后筑成池为禁塘，自此称荷花池，后雅化为“荷花池头”。因石板小桥流水人家”，原来，顾家桥一百多年前是由一位陆姓人民捐资修建的。桥东缘塘岸一侧，平躺着一根约五米长的条石，上有一个脸盆大的“桥”字，想必这条石就是顾家桥的桥栏石。在几乎全靠人工作业的清代建造这样一座石桥，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陆姓人民定是捐出了一大笔款子。

中是河上历史久远，大小形态不一的河桥，大多数由镇海人自行捐资出力建造，这种不用官家一分钱，造福当地百姓的善举，不得不令人叹服。

据资料记载，骆驼桥栏额上



黑狗没了

王 梁

“那条老黑狗没了。”某晚与母亲通话时，她轻轻地、悠悠地提了一句。

我听到自己内心咯噔一声，脑海，有些难过，不想说话，听母亲在话筒那头缓缓地补充说明：清明节后她去大姐姐家住了一个多月，家里由三姐代为照看，有一天，三姐去镇上给上学的儿女送饭，狗儿还跟着她出了村口，回来后不见了踪影，千呼万唤也不出现，基本判断是被坏人给吃了。这个我是知道的，多年以来，附近村庄有些恶人，专门偷狗喂宠物之类下三滥的勾当，狗肉价格高、味鲜鲜美，常常引得有狗欲罢。

我瞪起一股怒火，更增几分伤心，想想那可怜的黑狗，肯定挨了连续的重击或是暗中下着的麻药针，在嗷叫呻吟中挣扎着倒下，然后被人拔毛剥皮，破膛开肚，最后进了那些恶人的嘴巴和肚肠……我无法想象下去，拳头在攥紧，牙齿在咬紧，眼泪却爬出了眼眶。

我家地处偏僻，两三户人家，藏在一个山湾里，记忆中家人们一直都养着狗，而且往往是两条，而且往往是纯色黑狗。在深沉无际的漆黑夜晚，只要有狗在蹲守家门，即便突然狂吠一阵子，窝在家里的我们都不会惊恐害怕，躲在黑夜里的黑狗以它的忠诚和无所畏惧为我们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安全屏障。

六年前，父亲过世，母亲独守老宅，这条老黑狗及其生养的另一条黑狗便成了母亲的陪伴和守护。母亲每次到山下的村庄跟老伙伴打牌，或是去乡里、镇上赶集看病，老黑狗会一直送到她大路，另一条黑狗则自觉地留守家门。它们仿佛还能掐算时间，差不多到了就会提前去大路口迎接蹒跚归来的母亲。母亲脚步蹒跚，它们耐心围着母亲来回蹦跳翻滾，嬉闹逗逗，还在努力逗母亲开心一点。

去年，那条年轻的黑狗也就是老黑狗的孩子因病死去，母亲把它葬在山冈上。现在，老黑狗失踪一个多月，怕是再也不会现身这空荡荡的家了。唯一让人稍感欣慰的是，去年下半年它生下一窝狗崽，我们留了一只，也是通体纯黑，虎头虎脑的，已经能够冲陌生人

和异样的响动大声吠叫了。

老话说：“五月十三猫鱼会，日里勾会夜里会”，在儿时记忆中，每年猫鱼汛期一到，镇上的渔业队准时出海，将捕获的上好“鲜白”一分为二，一部分送到镇里的供销社出售，另一部分则制成“三抱鲞鱼”，当作“压板榔头”。其过程需三道工序才能完成。第一道工序：首先把刚捕获上船的新鲜鲞鱼，用一根尺长的竹竿从其腮孔插入，通过腹腔直达肛门，将齿汁灌入鱼肚内。再用鱼重量10%的盐炒成，所谓“炒成”就是将大批量的新鲜鲞鱼

中一起用盐搅拌一次，这就叫“头抱”鲞鱼从缸内取出，搁置一段时间后会流出血虫，待血虫排尽后，一手捏起鱼头掀开鳃盖，另

添了赏味的兴致。万千雨滴在樱花花瓣上汇聚成一颗颗璀璨的天然珍珠，倒映着天空的灰蒙，摇曳出枝头的芬芳。微雨

中，我仿佛听到樱花的窃窃私语：“只要借我一缕春风，我会还你一年的眷恋。”樱花真是有灵性呵，轻捻着流年，徜徉着诗意，握一枝烟在鼻尖，驻足仰慕，让春花为红唇留香，任春韵指尖流淌。此刻，我更愿意把这一簇簇樱花看成是我

的恋人，我悄悄地看着，你是否都是到了正午才悄悄地绽放，把我们

的春天，看成是我热恋、轻盈、飘逸的“蝴蝶”，我们又何尝不是在这定律中呢？在自然万物面前，我们是那么的渺小，像一颗颗飘浮的尘埃，构成这世间的微小元素，在这千千万万定律中忽忽来

来飘忽去，也许会有某些樱花般绚烂绽放，也许会在风雨中落“樱”缤纷，也许会有香消玉殒消得失得无影无踪……这样想着，便不会为十里春风吹不开每一朵樱花而发愁，珍惜当下就好。

漫步在花香四溢的植物园内，雨丝似乎飘得更密了，更增